

現代文藝叢書

梅立克小說集

陳西滢譯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現代文藝叢書

梅立克小說集

梅立克著
陳西滢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第一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二版

◆(84043.1)

現代文藝叢書
梅立克小說集一冊

定價 國幣叁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原著者

Leonard Merrick

譯述者

陳西澄

發行者兼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譯者序

也不記得是少年前的事了。一天偶然在一個雜誌上看到轉載的一篇小說，題目是「粉紅衣服的洋娃娃」，作者是梅立克（Leonard Merrick）。這雖是譯者第一次遇見梅立克的名字，卻也不是輕易忘懷的。以後爲了要多讀些他那種輕靈婉約的作品，曾經到英國幾個圖書館去詢問過，可是那時知道他的人太少了，在圖書館一時找不到他的書，只索得罷了。

一九一八年忽然發行了一部梅立克全集，每一本都有一個英美有名的文人如
Sir James M. Barrie, Granville Barker W. D. Howells, H. G. Wells, G.

K. Chesterton 等的序言。他們另有宣言說，梅立克的作品，他們一向是愛讀的，可是不懂得爲什麼一般的讀者，很少人知道他，所以聯名的來介紹。有了這樣的鼓吹揄揚，梅立克的名字，一時引起了文壇的注意，他的作品大約也多賣掉了多少部，可是梅立克似乎始終沒有成爲很流行的作家。

一個作家的流行不流行，大約常常只不過是幸與不幸的問題吧。梅立克的不受一般讀者的歡迎，固然可以說是不幸，然而我們以爲也不是找不出原因來。他的思想並不艱深，文筆非常流麗，每個故事都結構整嚴，趣味橫溢，這似乎可以使他成一個流行的作家了，可是他的題材差不多只限於文人，畫家，及戲子，背景常常在巴黎，卻又從不描寫黑幕內的怪現狀，以滿足一般低級趣味讀者的好奇心，只是用精巧的文筆，作輕淡的描寫，也無怪他不能有普遍的號召了。

從上面的幾句話，讀者可以知道梅立克既不是什麼第一流的文豪，也不是風行一時的小說家，他的作品既不代表什麼潮流和運動，也不討論什麼深刻的問題了。譯者只

是在讀他的作品時，得到過不少的愉快，因此想起，國內不見得沒有同樣趣味的人，所以隨時翻譯了幾篇，介紹一下。無論如何，這翻譯的工作卻也是很愉快的。

梅立克固然只是一個小名家，Sir James Barrie 那樣的文豪卻稱他爲「我們小說家的小說家」。他的意思是說，梅立克在小說的技術方面，是一個巧妙的師匠，許多小說家都可以從他的作品裏得到些教訓或暗示吧。他的結構和描寫，在短篇小說裏更容易見長。這集所譯的，只不過八篇，可是沒有一篇不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。我們讀他的作品時，最容易覺察到的，便是每篇的結果，常常出乎讀者的意外，可是這種翻案或轉折，並不是故作驚人之筆的突變，而來得非常的自然。要是回頭細看一遍，這出人意外的結束，在開篇第一字已經埋伏了下來，一路寫去，愈接愈緊，那出人意外的轉折反成了最自然的，萬不能免的結束了。我們又可以看見，他是一字不浪費的；有時好像他在瑣屑的地方，很用些力氣，可是小處幾筆逼真的描寫，卻正可以給讀者一個整個真實的印象，正是他藝術的巧妙處。

至於梅立克的歷史，譯者可以說一點都不知道。這是在一本參考書上找到的。他本名 Leonard Miller，梅立克是他舞臺上的名字。一八六四年生於倫敦。曾經學過法律，因父親商業失敗中廢。在南非洲的金剛鑽礦和律師辦事處服過務。做過舞臺上的演員，也當過舞臺的經理。常常住在巴黎。他的作品，幾乎從不超出他自己經驗的範圍，這也是值得注意的。

目錄

粉紅衣服的洋娃娃·····	一
一個懂得女子心理的人·····	三三
神話裏的王子·····	五二
時間同人開的玩笑·····	七八
巴黎的判決·····	九六
這個故事可不成·····	一一四
元旦日的晚餐·····	一二九
拿龍先生的外遇·····	一五二

粉紅衣服的洋娃娃

這個可笑的东西坐在我稿紙的中間，我怎樣能編我的第四幕戲呢？什麼東西一個穿粉紅衣服的洋娃娃：——一個靈巧的，能走道，說話，唱幾句曲子的洋娃娃。它的價錢可真不小！為什麼一個年老的戲劇家放一個洋娃娃在他的書棹上呢？我並沒有放在那裏。一點鐘前大馬路上的一個鋪子把它裝好了匣子送到我家，我從包裹裏取了出來，重新賞鑒一回它的能耐——它又叫我想起了女人是些古怪的東西。

是的，女人是古怪的，這個玩意兒尤其叫我想起一個女人來：那個女人請我，求我幫助她，到了她引起了我的十二分的注意的時候——別管那洋娃娃；這就是那件事的原原

本本的經過。

那時候全巴黎的人都去看我的戲，那時候「保羅特梵玲」是一個了不得的名字。時髦的東西是要變的。現在我也不大時興了；年輕的人搶到前面去了。那時候的舞臺上，我還是獨一無二的大師。

聽我說！一個春天的早晨，我凭倚在書房的窗口，嗅那丁香花的香氣，我的書記麥西門進來說道：

「羅倫小姐問您，她能不能見您，先生。」

「誰是羅倫小姐？」我問。

「她是一個女戲子，要找一個位置，先生。」

「對不起得很，我實在沒有空。叫他寫信吧。」

「這位小姐已經寫過千把回信了。」他說，一面往外走。「羅倫是我們字紙簍的最有恆心的投稿人。」

『那麼同她說，我很抱歉我不能幫她的忙。老天爺！難道我除了會見無名小卒之外就沒有別的事做了麼？說起來，你爲什麼爲了她來麻煩我？爲什麼當這不平常的差使？我想她長的好看吧，唉？』

『是的，先生。』

『年紀又輕，唉？』

『是的，先生。』

我遲疑了。讓我們說我的同情心引起了。也許那丁香花是負責任的——丁香花和一個好看女子，在我看來，是一種天然的配合，好像咖啡和一枝煙。『叫她進來吧。』我說。

我坐在棹子前，手裏拿起一枝筆來。

『梵玲先生……』她胆怯的立停在門口。

麥西門是個傻瓜，她並不『好看』；要是你不說她難看，就得說她美。在我看來，她是

美的，要是她不是一個來麻煩我幫她忙的女戲子，我可以預料到一刻鐘有趣味的會話。
『我只能同你談幾句話，小姐，』我說，搖動着手中的白紙。

『您容許我這一點，已經是極大的恩惠了。』

她的聲音我聽了也喜歡。『請坐。』我比較和婉些的說。

『先生，我來求您幫我一些兒忙。因為沒人提拔我一下，我的心都一片一片的碎在這職業裏了。您能不能慷慨的幫我一幫，給我一個機會？』

『羅……羅倫小姐，』我說，『你的困難，我非常同情，而且完全了解，可是我不能給你什麼位置——我並不是舞臺經理。』

她無可奈何的笑了一笑。『您是梵玲，只要您一句話就成就了我了！』

我在那裏猜她有多少歲數了。大約二十八歲，我想，但是有時她又好像年輕得多，有時又年老得多。

『你把我的力量看得太大了——像所有我答應會見的藝術家一樣。幾百個人會

經坐在那張椅子裏說我能夠成就他們。那都是些費話。別不講理。我不能「成就」誰。」

「您可以給我一個巴黎舞臺上角色做。您雖然不是經理，可是您舉薦的人，那一個經理不搶着雇。喔，我知道好幾百人求過您，我知道我只是一羣人中的一個，可是，先生，想一想這於我的關係有多大！要是沒人幫助我，我就是永遠敲那巴黎舞臺的門也進不去；我只能永遠的寫信給經理也得不到回信。要是沒人幫助我，我只能在外省消磨那無聊的歲月，直到我年紀老了，精力衰了，沒有用了的時候！」

她的誠懇打動了我的心。這些話我聽過了不知多少次，實在聽膩了，可是這個女人的誠懇打動了我的心。要是那時有什麼小角色用得着人串，我一定叫她試一試。

我說：「我是戲劇家，我完全了解一個女戲子的種種困難：你是女戲子，就不知道戲劇家的困難了。現在我的戲都不在練習扮演的時期，因此我自己不能安插你；我又不好寫信給一個經理或一個同行著作家，勸他用一位女士去扮什麼角色，就是頂沒緊要的也不成，因為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她有什麼能耐。」

『我要求扮演的不是不重要角色。』她溫和的回答。

『唉？』

『我擅長的是扮演主要角色。』

我望着她沒有血色的臉，話都說不出來了；她那回答的狂妄使我喘不出氣。

『你發了瘋了，』我說，站起來。

『我的話使您那樣想嗎，先生？』

『瘋了瘋了！你一面傷心自己在梯子的頂低一級，一面你又立下條件，要我一下就把你提到了頂上去。要是你沒有發瘋，你就是一個素人。』

她也站起來了——似乎除了動身沒有話可說了。忽然全身露出一種失望到什麼都不管的神情來，她笑了一笑。

『對了，我是一個素人！』她熱烈的回答。『我來告訴您我是怎樣的一種素人，梵玲先生！我六歲的時候，我已經在遊行劇團學習我的事業了——是的，有幸福的孩子們正

在育兒室裏玩着的時候，我已經一路在舞臺上做戲。我還是一個十五歲的蠢東西的時候，我已經得做主角，一星期得扮半打不同的角色，要是演得不精彩，就得挨鞭打。我做過明星們不說話的配角，不是爲了要掙幾個法郎，因爲那時我的薪水已經多些了，只是爲了可以就近的看察，長進自己的方法。我曾經幾點鐘一次的立在雨裏，在衣帽鋪的門外，只爲了要看貴婦人怎樣的下車，怎樣的同她的聽差說話，要是我學到了些貴族的腔調，我就上了天，雖然我的腳立得酸痛，我的破衣服被雨打的溼透了。我演過好女人和壞女人，叫化子和女皇，處女和老虔婆。我生在舞臺上，長在舞臺上，在舞臺受了磨難，在舞臺上挨了餓。舞臺是我的生命，我的命運。『這就是一個「素人」！』

現在我不能讓她走。她引起了我很深的注意；我不期然而然的相信她的話。我踱來踱去的思量着。

『再坐一會兒。』我說。『我答應你這個：我親自到外省去看你演戲。下一次你在什麼時候上臺？』

「目下我沒有戲。」

「哼！好吧！下一次上臺的時候，你通知我吧。」

「那時您已經忘記了我了，」她懇切的求告，「也許您的興趣已經消滅了，也許命運不讓您來。」

「幹麼說這話？」

「我心中有這樣的感覺。您得現在幫我，要不然就永不能幫我了——我的機會就在今天。先生，我求您——」

「今天我可沒有法想，因為我沒有見您演過戲。」

「我可以背些戲文給您聽。」

「咄！」

「我可以扮演給您看，試一試好了。」

「要是你弄得稀糟怎麼辦呢？我要是努力的薦你進去，得那樣的一個下場，豈不丟臉！」

一個聽差打斷了我們的話，他說我的老朋友拉法定在樓下。這時候我做了一件蠢事。我同羅倫女士說，我們的會話不能繼續了，她苦苦的求我容許她等一會，等客人走後再同我說幾句話，我答應了她。幹什麼？我能說的話我都說過了，而且已經大大的超過了我打算說的話了。也許她給我的印像，非常的深刻，我自己也沒有料到；也許完全出於憐惜，因為她非常的相信，要是我這時叫他走了，將來她不會再見到我了，我叫人領她到對面一間屋子去了，我在書房裏接見拉法定將軍。

自從他退伍之後，拉法定將軍就住在他鄉間的別墅，我們也不常見面了。可是我們從前在一個學校裏讀書；我在他的軍隊裏服務過兵役；我們倆有一時期是常在一塊兒的伴侶。他來了我很高興。

「你好啊，老朋友？我不知道你到巴黎來了。」

「我不過來了二十四點鐘，」他說。「我找到了第一個空就來看你。請你老實說，我是不是打攪你的事。我同你的底下人說的，要是你正在工作，叫他不用通報。不要客氣要